

書名 醒世恆言四十卷 清衍慶堂刊本
撰者 明馮夢龍撰
卷 卷十三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0
編號 D8622200

卷十三



彩色首頁1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風水人間不可無

時人不解蒼天意

也須陰陽兩相扶

枉使身心着意圖

話說近代浙江衢州府有一人姓王名奉哥哥姓王名春弟名各生一女王春的女兒名喚瓊英王奉的叫做瓊真瓊真許配本郡一個富家潘百萬之子潘華瓊真許配本郡別駕之子蕭雅都是自小聘定的瓊英方年十歲母長父親繼歿那王春臨終之時將女兒瓊英托與其弟道我並無子嗣只有此女你把做嫡女看成待其好嫁去潘家你嫂嫂所遺房奩衣飾之類盡數與潘家原聘財禮置下庄田就把與他做脂粉之費莫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2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醒世恆言四十卷 清衍慶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相傳已證正果，至今人猶喚爲坡仙，多得佛印點化，力有詩爲証。

東坡不能化佛印，佛印反得化東坡。
若非佛力無邊大，那得慈航渡愛河。

一翁蘇軾與東坡，蘊學士識，或徒全。

蘇長夢寐亦真覺，此事豈須寐，蘇不曾點化。
蘇長夢寐亦真覺，此事豈須寐，蘇不曾點化。

第十三卷

勤皮靴單證二郎神

柳色初濃，餘寒似未，纖雨如塵。一陣東風，穀紋微皺，碧沿粼粼。仙娥花月精神，奏鳳管鸞簫闌新。萬歲聲中，九霞盃內，長醉芳春。

這首詞調寄柳稍青，乃故宋時一個學士所作單表。北宋太祖開基傳至第八代天子，廟號徽宗，便是神霄玉府虛淨宣和羽士道君皇帝。這朝天子乃是江南李氏後主轉生。父皇神宗天子一日在內殿看玩歷代帝王圖像，見李後主風神體態，有蟬脫穢濁神遊八極之表，再三賞嘆。後來便夢見李後主投身入宮，遂誕生道君皇帝。少時封爲端王，從小風流俊雅，無所不能。後因哥哥哲宗天子上仙。

羣臣扶立瑞玉爲天子卽位之後海內又安朝廷無事道
君皇帝頗留意苑囿宣和元年遂卽京城東北隅大興工
役鑿池築園號壽山銀岳命宦官梁師成董其事又命朱
勳取三吳二浙三川兩廣珍異花木瑰竒竹石以進號曰
花石綱竭府庫之積聚萃天下之伎巧凡數載而始成又
號爲萬歲山前花美木珍禽異獸充滿其中飛樓傑閣雄
偉環麗不可勝言內有玉華殿保和殿瑤林殿大寧閣天
真閣妙有閣潛辮閣琳霄亭騫鳳垂雲亭說不盡許多景
致時許侍臣蔡京王黼高俅童貫楊戩梁師成縱步遊賞
時號宣和六賊有詩爲証

瓊瑤錯落密成林

竹檜交加爾有陰

恩許塵凡時縱步

不知身在五雲深

單說保和殿西南有一坐玉真軒乃是官家第一個寵倖
安妃娘娘粧閣極是造得華麗金鋪屈曲玉搯玲瓏映徹
輝煌心目俱奪時侍臣蔡京等賜宴至此留題殿壁有詩
爲証

保和新殿雨秋輝

詔許塵凡到綺闈

雅宴酒酣添逸興

玉真軒內看安妃

不說安妃娘娘寵冠六宮單說內中有一位夫人姓韓名
玉翹妙選入宮年方及笄玉佩敲磬羅裙曳雲休欺皓雪
之容光臉奪芙蓉之嬌艷只因安妃娘娘三千寵愛偏在
一身韓夫人不沾雨露之恩時值春光明媚景色撩人未
免恨起紅茵寒生翠被月到崧階愁莫听其鳳管虫吟粉
壁怨不寐手鴛衾旣厭曉粧漸融春思長吁短嘆看看惹

下一場病來有詞爲証

任東風老去吹不斷淚盈盈記春淺春深春寒春暖
春雨春晴都斷送佳人命落花無定挽春心芳草猶
迷舞蝶綠楊空語流鶯玄霜着意擣初成回首失雲
英但如醉如痴如狂如舞如夢如驚

漸漸香消玉減柳墮花困太醫院診脉喫下藥去如水澆
石一般忽一日道君皇帝在於便殿勅喚殿前太尉楊戩
前來天語傳宣道此位內家原是卿所進奉今着卿領去
到府中將息病体務得痊安再許進宮未遲仍着光祿寺
每日送膳太醫院伺候用藥略有起色即便奏來當下楊
戩叩頭領命卽着官身私身搬運韓夫人宮中箱籠奩
一應動用什物器皿用煖輿擡了韓夫人隨身帶得養娘

三穴侍兒立人一行入簇擁着都到楊太尉府中太尉先
去對自己夫人說知出听迎接便將一宅分爲兩院收拾
西園與韓夫人居住用上用鎖封着只許太醫及內家人
役往來太尉夫妻二人日往候安一次開門就封閉了門
門傍留一轉桶傳遞飲食消息正是

映階碧草自春色

隔葉黃鸝空好音

將及兩月漸覺容顏如舊飲食消加太尉夫妻好生歡喜
辦下酒席一當起病一當送行當日酒至五巡食供兩套
太尉夫嬾開言道且喜得夫人貴体無事萬事之喜且晚
奏過宮裏選日入宮未知夫人意下何如韓夫人又手書
太尉夫人道氏兒不幸惹下一天愁緒卧病兩月纔得小
可再要在此寬住幾時伏乞太尉夫人方便且未要奏知

官裏只是在此打攪深爲不便氏兒別有重報不敢有忘
太尉夫人只得應允過了兩月却是韓夫人設酒還席叫
下一名說評話的先生說了幾回書節次說及唐朝宣宗
宮內也是一個韓夫人爲因不洁雨露之恩思量無計奈
何偶向紅葉上題詩一首流出御溝詩曰

流水何太急

深宮盡日閑

殷勤謝紅葉

好去到人間

却得外面一個應試的人名喚于佑拾了紅葉就和詩一
首也從御溝中流將進去後來那官人一舉成名天子休
知此事却把韓夫人嫁與于佑夫妻百年偕老而終這裡
韓夫人听到此處驀上心來忽地嘆一口氣口中不語心
下尋思若得奴家如此麈尾也不枉了爲人一世當下席
散收拾回房睡至半夜便覺頭痛眼熱四肢無力遍身不
疼不痒無明頓發熬煎依然病倒這一場病比前更加沉
重正是

屋漏更遭連夜雨

缸遲更遇打頭風

太尉夫人早來候安對韓夫人說道早是不曾奏過官裏
宣取入宮夫人既到此地且是放開懷抱安心調理且未
要肥入宮一節記掛在心韓夫人謝道感承夫人好意只
是氏兒病入膏肓眼見得上天遠入地便近不能報答夫
人厚恩來生當效犬馬之報說罷一絲兩氣好傷感人太
尉夫人甚不過意便道夫人休如此說自古言人天相眼
下凶星退度自然貴命無事但說起來喫藥既不見效在
淘壞了身子不知夫人平日在宮可有甚願心未經答謝

或者神明見責也。不可知。韓夫人說道：「氏兒入宮以來，每日愁緒縈絲，有甚必情，許下愿心。但今日病勢如此，既然與藥無功，不知此處有何神聖，祈禱極靈。」氏兒便對天許下愿心，若得平安無事，自當拜還。太尉夫人說道：「告夫人得知此間北極佑聖真君與那清源妙道二郎神極是靈應，夫人何不設了香案，親口許下保安愿心，待得平安，奴家情愿陪夫人去賽神，答禮未知夫人意下如何。」韓夫人點頭應允，侍兒們即取香案過來，只是不能起身，就在枕上以手加額，禱告道：「氏兒韓氏早年入宮，未蒙眷眷，惹下業緣，病症寄居楊府，若得神靈庇護，保佑氏兒身躬康健，情愿繡下長幡二首，外加禮物，親詣廟庭，頂禮酬謝。當下太尉夫人也拈香在手，替韓夫人禱告一回，俵別不題。可

妻作恠，自從許下愿心，韓夫人漸漸平安無事，將息至一月之後，端然好了。太尉夫婦不勝之喜，又設酒起病。太尉夫人對韓夫人說道：「果然是神道有靈，勝如服藥萬倍。却是不可昧心，負了所許之物。」韓夫人道：「氏兒怎敢負心，目下繡了長幡，還要屈夫人同去了，還愿心未知夫人意下何如。」太尉夫人答道：「當得奉陪。」當日席散，韓夫人取出若干物事，製辦賽神禮物，繡下四首長幡，自古道好火到猪頭爛，錢到公事辦。

憑你世間稀奇作恠的東西，有了錢，那一件做不出來，不消幾日，就繡長幡，用根竹竿又起，果然是光彩奪目。選了吉日良時，打點信香禮物，官身私身，簇擁着兩個夫人，先到北極佑聖真君廟中，廟官知是楊府鈞眷，慌忙迎接至

殿上宣讀疏文掛起長幡韓夫人叩齒禮拜拜畢左右兩
廊遊遍廟官獻茶夫人分付管道的賞了些銀兩上了轎
簇擁回來一宿晚景不題明早又起身到二郎神廟中却
惹出一段蹊蹺作怪的事來正是

情知語是鈞和線

從前釣出是非求

話休煩絮當下一行人到得廟中廟官接見宣疏拈香禮
畢却好太尉夫人走過一壁廟韓夫人向前輕輕將指頭
挑起銷金黃羅帳幔來定睛一看不看時萬事全休看了
時喫那一驚不小但見

頭裹金花幘頭身穿縐衣繡絕腰繫藍田玉帶足蹬
飛鳳烏靴雖然土木形骸却也丰神俊雅明眸皓齒
但少一口氣兒說出話來

當下韓夫人一見目瞪口呆不覺口裏悠悠揚揚漏出一
句俏話低聲的話來若是氏兒前程遠大只願將來嫁得
一個丈夫恰似尊神模樣一般也足稱生平之願說猶未
了恰好太尉夫人走過來說道夫人你却在世禱告甚麼
韓夫人慌忙轉口道氏兒並不會說甚麼太尉夫人再也
不來盤問遊玩至晚歸家各自安歇不題正是

要知心腹事

但听口中言

却說韓夫人到了房中卸去冠服挽就烏雲穿上便服手
托香腮默默無言心心念念只是想着二郎神模樣驀然
計上心來分付侍兒們端正香案到花園中人靜處對天
禱告若是氏兒前程遠大將來嫁得一個丈夫好像二郎
尊神模樣煞強似入宮之時受千般悽苦萬種愁思說罷

不覺紛紛珠淚滾下腮邊，拜了又祝，祝了又拜，分明是痴想妄想。不道有這般巧事，韓夫人再三禱告已畢，正待收拾回房，只听得萬花深處一聲响亮，見一尊神道立在夫人面前，但見

龍眉鳳目，皓齒鮮唇，飄飄有出塵之姿，冉冉有驚人

之貌，若非閻苑瀛洲客，便是餐霞吸露人。仔細看時，正比廟中所塑二郎神模樣，不差分毫來去。手執一張彈弓，又像張仙送子一般。韓夫人吃驚且喜，驚的是天神降臨，未知是禍是福，喜的是神道歡容笑口。又見他說出話來，便向前端端正正道個萬福，啓朱唇露玉齒，告道：「既蒙尊神下降，請到房中，容氏兒展敬。」當時二郎神笑吟吟同夫人入房，安然坐下。夫人起居已畢，侍立在前。

二郎神道：「早蒙夫人厚禮，今者小神偶然閒步碧落之間，听得夫人禮告至誠，小神知得夫人仙風道骨，原是瑤池一會中人，祇因夫人凡心未靜，玉帝暫謫下塵寰。又向皇宮內苑，享盡人間富貴榮華，謫限滿時，還歸紫府，証果非凡。韓夫人見說，歡喜無任，又拜禱道：「尊神在上，侍兒不願入宮，若是氏兒前程遠大，將來嫁得一個良人，一似尊神模樣，偕老百年，也不辜負了春花秋月，說甚麼富貴榮華。」二郎神微微笑道：「此亦何難，只恐夫人立志不堅，姻緣分定，自然牛里相逢，說畢起身，跨上檻窓，一聲响亮，神道去了。韓夫人不見，便罷。既然見了這般模樣，真是如醉如痴，和衣上床睡了。正是

歡娛嫌夜短

寂寞恨更長

齋來覆去一片春心按納不佳自言自語想一回定一回
適間尊神降臨四目相視好不情長怎地又瞥然而去想
是聰明正直爲神不比塵凡心性是我錯用心機了又想
一回道是適間尊神丰姿態度語笑雍容宛然是生人
般難道見了氏兒這般容貌全不動情還是我一時見不
到處放了他去筭來還該着意温存便是鐵石人兒也若
得轉今番錯過未知何日重逢好生擺脫不下眼巴巴盼
到天明再做埋會及至天明又睡着去了直到傍午方纔
起來當日無情無緣情。期。已不到晚又去設了香案到花園中
禱告如前若得再見尊神一面便是三生有幸說話之間
忽然一聲响曉夜來二郎神又立在面前韓夫人喜不自
勝將一天愁悶已來猶瓦解了卻便向前施禮對景感懷

煩請尊神入房氏兒別有哀情告訴二郎神喜孜孜堆下
笑來便攜夫人手共入蘭房夫人起居已畢二郎神正中
坐下夫人侍立在前二郎神道夫人分有仙骨便坐不妨
夫人便斜身對二郎神坐下卽命侍兒安排酒果在房中
一杯兩盞看看說出哀腸話來道不得個

春爲茶博土

酒是色媒人

當下韓夫人解佩出湘妃之玉開唇露漢畧之香若是尊
神不嫌穢褻暫息天上征輪少叙人間恩愛二郎神欣然
應允攜手上床雲雨綢繆夫人傾身陪奉忘其所以盤桓
至五更二郎神起身囑咐夫人保重再來相看起身穿了
衣服執了彈弓跨上檻窓一聲响曉便無跡影韓夫人死
心塌地道是神仙下臨心中甚喜只恐太尉夫人催他入

宮。只有五分病。裝做七分病。悶常不甚十分歡笑。每到晚
來精神煥耀。喜氣生春。神道來時。三盃已過。上床雲雨。至
曉便去。非止一日。忽一日。天氣稍涼。道君皇帝分散合宮
秋衣。偶思韓夫人。就差內侍。拈了旨意。勅賜羅衣一襲。玉
帶一圍。到於揚太尉府中。韓夫人排了香案。謝恩禮畢。內
侍便道。且喜娘娘貴體無事。聖上思憶娘娘。故遣賜羅衣。
玉帶。就問娘娘病勢。已痊。須早進宮。韓夫人管待使臣。
便道。相煩內侍。則個氏兒病體。只去得五分。全賴內侍轉
奏。寬限進宮。實爲恩便。內侍應道。這個有何妨礙。聖上那
裏也不少娘娘。一個人入宮時。只說娘娘尚未全好。還須
耐心保重。便了。韓夫人謝了內侍。作別。不題。到得晚間。
二郎神到來對韓夫人說道。且喜聖上寵眷未衰。所賜羅衣。

玉帶。便可借歡。夫人道。尊神何以知之。二郎神道。小神坐
觀天下。立見四方。諒此區區小事。豈有不知之理。夫人聽
說。便一發將出來看。二郎神道。大凡世間寶物。不可獨享。
小神缺少圍腰玉帶。若是夫人肯捨施時。便完成善果。夫
人便道。氏兒一身已屬尊神。緣分非淺。若要玉帶。但憑尊
神拿去。二郎神謝了。上床歡會。未至五更起身。手執彈弓。
拿了玉帶。跨上橋。念一聲响。唳依然去了。却不道是
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爲。

韓夫人與太尉居止。雖是一宅。分爲兩院。却因是內家內
人。早晚愈加提防。府堂深穩。料然無閑雜人。輒敢擅入。但
近日來。常見西園徹夜有火。唧唧噥噥。似有人聲息。又見
韓夫人精神旺相。喜容可掬。太尉再三躊躇。便對自己夫

人說道你見韓夫人有些破綻出來麼太尉夫人說道我也有些疑影只是府中門禁甚嚴決無此事所以坦然不疑今者太尉既如此說有何難哉且到晚間着精細家人從屋上扒去打探消息便有分曉也不要錯怪了人太尉便道言之有理當下便喚兩個精細家人分付他如此如此教他不要從門內進去只把摘花梯子倚在牆外待人靜時直扒去韓夫人臥房看他動靜即來報知此事非同小可的勾當須要小心在意二人領命去了太尉立等他回報不消兩個時辰二人打看得韓夫人房內這般這般便教太尉屏去左右方纔將所見韓夫人房內坐着一人說話飲酒夫人口口聲聲稱是尊神小人也仔細想來府中牆垣又高防閑又密就有歹人插翅也飛不進或者箇是神道也未見得太尉聽說喫那一驚不一叫道恁哉果然有這等事你二人休得說謊此事非同小可二人答道小人並無半句虛謬太尉便道此事只許你知我知不可泄漏了消息二人領命去了太尉轉身對夫人一一說知雖然如此只是我眼見爲真我明晚須親自去打探一番便看神道怎生模樣捱至次日晚間太尉徐喚過昨夜打探二人來分付道你兩人看一個同我過去着一人在此伺候休教一人知道分付已畢太尉便同一人過去捏腳攪手輕輕走到韓夫人窓前向窓眼內把眼一張果然見房中坐着一尊神道與二人說不差便待聲張起來又恐難得脫身只得忍氣吞聲依舊過來分付二人休要與人胡說轉入房中對夫人說個就裡此乃必是韓夫人少

年情性把不住心猿意馬便遇着邪神醜醜在此淫污天
 眷决不是凡人的勾當便須請法官調治你須先去對韓
 夫人說出緣由待我自去請法官便了夫人領命明早起
 身到西園來韓夫人接見坐定茶湯已過大尉夫人屏去
 左右對面論心便道有一句話要對夫人說知夫人每夜
 房中却是與何人說話唧唧噥噥有些風聲吹到我耳朵
 裡只是此事非同小可夫人須一一說只不要隱瞞則個
 雖夫人聽說滿面通紅便道待兒夜間房中並沒有人說
 話只待兒與養娘們開消遣却有甚人到來這裡太尉夫
 夫人聽說便把太尉夜來所見模樣一一說過韓夫人聽
 得目瞪口呆周知所指太尉夫人再三安尉道夫人休要
 喫驚太尉已去請法官到來作用便見他是人是鬼只是



夫人到晚間務要陪個小心休要害怕說罷太尉夫人自
 去韓夫人到捏着兩把汗看看至晚二郎神却早來了但
 是他來時那彈弓緊緊不離左右却說這裏太尉請下靈
 濟宮林真人手下前徒弟有名的王法官已在前廳作法
 比至黃昏有人來報神道來了法官披衣仗劍昂然而入
 直至韓夫人房前太踏步進去大喝一聲你是何妖邪却
 敢淫污天眷不要走喫吾一劍二郎神不慌不忙便道不
 得無禮但見

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嬰孩弓開如滿月彈發似
 流星

當下大彈弓中王法官額角上流出鮮血來霍地望後便
 倒寶劍丟在一邊眾人慌忙向前扶起往前廳去了那神

道也跨上猛竈一聲响、早已不見、當時却是怎地結果、正是

說開天地拍

道破鬼神驚

却說韓夫人見二郎神打退了法官、一發道是真仙下降、愈加放心、再也不慌、且說太尉已知法官不濟、只得到賄些將息錢、送他出門、又去誘得五岳觀潘道士來、那潘道士真一行持玉霄天心正法、再不苟且、又且足智多謀、一聞太尉呼喚、便來相見、太尉免不得將前事一一說知、潘道士便道、先着人引領小道到西園、看他出沒去處、但知是人是鬼、太尉道、說得有理、當時潘道士別了太尉、先到西園、韓夫人卧房上上下下看了一會、又請出韓夫人來拜見、看他的氣色、轉身對太尉說、太尉在上、小道看起來

韓夫人面上部位、氣色並無鬼祟相侵、只是一個會妖法的人、做作小道自有處置、也不用書符呪水、打鼓搖鈴、待他來時、小道囊中捉鱉、手到拿來、只怕他識破局道、再也不來、却是無可奈何、太尉道、若得他再也不來、便是乾淨了、我師且留在此間話片時、則個說話的、若是這厮識局、知趣、見機、而作、恰是斷線鷄子一般、再也不來、落得先前受用了一番、且又完名全節、再去別處利市、有何不美、却

得意之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往、

却說那二郎神、畢竟不知是人是鬼、却只是他嘗了甜頭、不達時務、到那日晚間、依然又來、韓夫人說道、夜來氏兒、一些不知、冒犯尊神、且喜尊神無事、切休見責、二郎神道、

我是上界真仙，只為與夫人仙緣有分，早晚要度夫人胎換骨，白日飛昇。討討這齋物，便有千軍萬馬，怎地近得我。韓夫人愈加欽敬，歡好倍常。却說早有人報知太尉，太尉便對潘道士說知。潘道士稟知太尉，低低分付一個養娘，教他只以服事為名，先去偷了彈弓，教他無計可施。養娘去了。潘道士結束得身上緊簇，也不披法衣，也不仗寶劍，討了一根齊眉短棍，只教兩個從人遠遠把火照著。分付道：若是你們怕他彈子來時，預先躲過，讓我自去。肯他彈子近得我麼？二人都暗笑道：看他說嘴，少不得也中他。一彈却說養娘先去，以服事為名，挨挨擦擦，漸近神道身邊。正與韓夫人交盃換盞，不提防他偷了彈弓，藏過一壁廂。這裡從人引領潘道士到得門前，便道：此間便是。丟下

法官，三步步做兩步，躲開去了。却說潘道士掀開簾子，縱目一觀，見那神道安坐在上，大喝一聲：舞起棍來，匹頭匹腦

一徑打去。二郎神急急取那彈弓時，再也不見，只叫得一

聲中計，連忙退去。騰上欄窓，說時遲，那時快。潘道士一棍

打着二郎神後腿，却打落一件物事來。那二郎神一聲响

唬，依然向萬花深處去了。潘道士便拾起這物事，來向燈

光下一看，却是一隻四縫烏皮皂靴，且將去稟覆太尉道：

小道看來，定然是個妖人做作，不干二郎神之事。却是怎

地拿他，便好。太尉道：有勞吾師，且自請回。我這裡別有措

置，自行休訪。當下酬謝了潘道士去了。結過一邊，太尉自

打轎到蔡太師府中，直至書院裏，告訴道：如此如此。這般

這般，終不成恁地便罷了，也須喫那厮恥笑，不成模樣。太



師道有何難哉。卽今着落開封府滕大尹領這靴去作眼。差眼明弄快的公人務要體訪下落。正法施行。大尉道謝。太師指教。太師道你且坐下。卽命府中張幹辦火速去請開封府滕大尹到來。起居拜畢。屏去人從。太師與太尉齊聲說道。帝輦之下。怎容得這等人在此。做作大尹須小心在意。不可怠慢。此是非同小可的勾當。且休要打草驚蛇。喫他走了。大尹聽說。嚇得面色如土。連忙答道。這事都在下官身上。領了皮靴作別。回衙卽便陞廳。叫那當日緝捕使臣王觀察過來。喝退左右。將上項事細說了一遍。與你三日限。要捉這個楊府中做不是的人來見我。休要取驚。小恠仔細休察。重重有賞。不然罪責不小。說罷。退廳。王觀察領了這靴。將至使臣房裡。喚集許多做公人。嘆了一口

氣。只見

眉頭塔上雙橫銷

腹內新添萬斛愁

却有一個三都捉事使臣。姓冉名貴。喚做冉大。惟有機變。不知替王觀察捉了幾多疑難公事。王觀察極是愛他。當日冉貴見觀察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再也不來答擾。只管南天北地。七十三八十四說開了去。王觀察見他們全不在意。便向懷中取出那皮靴向卓上一丟。便道。我們善殺是做公人。世上有這等糊塗官府。這皮靴又不曾說話。却限我三日之內。要捉這個穿皮靴在楊府中做不是的人來。你們衆人道是好笑麼。衆人輪流將皮靴看了一會。到冉貴面前。冉貴也不採。只說難難難。官府真個糊塗。觀察恠不得你煩惱。那王觀察不聽便罷。听了之時。說道冉大

你也只管說道難這樁事便恁地于休罷了却不難爲了
區區小子如何回得太尹的說話你們衆人都在這房裡
揆過錢來使的却說是難難衆人都道賊情公事還
有些捉摸既然曉得他是妖人怎地近得他若是近得他
前日潘道士也捉勾多時子他也無計奈何只打得他一
隻靴下來不想我們晦氣撞着這沒頭緒惱的官司却是
真個沒捉處當下王觀察先前只有五分煩惱所得這篇
言語句句說得有道理更添上十分煩惱只見那再賢不
慌不忙對觀察道觀察且休要輸了銳氣料他也只是一
個人沒有三頭臂只要尋他些破綻出來便有分曉即將
將這皮靴番來覆去不落手看了一回衆人都笑起來說
道再大又來了這隻靴又不是一件稀奇作怪眼中少見
的東西止無過皮兒染皂的線兒扣縫的藍布吊裏的加
上檀頭噴口水兒弄得緊棚七好看的再貴却也不來攬
攬向燈下細細看那靴時却是四條縫縫得甚是緊密看
至靴尖那一條縫略有些走線再貴偶然將小指頭撥一
撥撥斷了兩股線那皮就有些擡起來向燈下照照裏面
時却是藍布托裡仔細一看只見藍布上有一條白紙條
兒便伸兩個指頭進去一扯扯出紙條仔細看時不看時
萬事全休看了時却如半夜裏拾金寶的一般那王觀察
一見也便喜從天降笑逐顏開衆人爭上前看時那紙條
上面却寫着宜和三年三月五日舖戶任一郎造觀察對
冉大道今歲是宜和四年眼見得做這靴時不上二年光
景只捉了任一郎這事便有七分冉貴道如今且不要驚

了他符到天明，看兩個人去，只說大尹叫他做生活，將來一索細香，不怕他不招。觀察道：「道你終是有些見識，當下衆人喫了一夜酒，一個也不敢散，看看天曉，飛也似差兩個人捉住一節，不消兩個時辰，將一節賺到使臣房裏，番轉了兩皮，一索細香這廝大膽做得好事，把那任一節嚇了一跳，告道：「有事便好好說，却是我得何罪，便來細我。」王觀察道：「還有甚說？」這靴兒可不是你店中出來的。任一節接着靴仔細看了一看，告觀察：「這靴兒委是男女做的，却有一個緣故，我家開下舖時，或是官員府中定製的，或是使客往來帶出去的家裏，都有一本坐簿，上面明寫着某年某月某府中差某幹辦來定製做造，就是皮鞋裏面也有一條紙條兒，字號與坐簿上一般的。」觀察不信，只消

割開這靴，取出紙條兒來看，便知端的。王觀察見他說着，海底眼便道：「這廝老實，放了他好好與他講，當下放了任一節，便道：「一節休怪，這是上的羞邊，不得不如此。」就將紙條兒與他看，任一節看了道：「觀察不打緊，休說是一兩年間做的，就是四五年前做的，坐簿還在家中，却着人同去取來對看，便有分曉。」當時又差兩個人跟了任一節，腳不點地到家中，取了簿子，到得使臣房裏，王觀察親自從頭檢看看，至二年三月五日，與紙條兒上字號對照相同，看時喫了一驚，做聲不得，却是蔡太師府中張幹辦來定製的。王觀察便帶了任一節，取了皂靴，執了坐簿，火速到府廳回話。此是大尹立等的勾當，即便出至公堂，王觀察將上項事說了一遍，又將簿子呈上，將這紙條兒親自與大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尹對照相向，大尹喫了一驚，原來如此。常下半疑不信，沉吟了一會，開口道：「恁地時不干任一即事，且放他去。任一即磕頭謝了自去。」大尹又喚轉來，分付道：「放便放你，却不許說向外人知道。有人問你時，只把閉話支吾開去。你可小心記着。」任一即答應道：「小人理會得。」歡天喜地的去了。大尹帶了王觀察、冉貴二人，藏了靴兒簿子，一徑打轎到楊太尉府中來。正直太尉朝罷回來，門吏報覆出廳相見。大尹便道：「此間不是說話處。」太尉便引至西偏小書院裏，屏去人，從此留王觀察、冉貴二人到書房中伺候。大尹使將從前事歷歷說了一遍。如此如此，却是如何處置。下官未敢攬硬，大尉看了，呆了半晌，想道：「太師國家大臣富貴極矣，必無此事。但這靴兒簿子是他府中出來的，一定是太師親送之人。做下此等不長之事，商量一會，欲待將這靴到太師府中，面贊一番，誠恐干碍體面，取惟不便。欲待閣起不題，奈事非同小可。曾經過兩次法官，又着落緝捕使臣拿下任一，郎問過事，已張揚一時。糊塗過去，他日事發難推，不知倘聖上發怒，罪責非小。左思右想，只得分付王觀察冉貴自去也。」叫人看轎着人，將靴兒簿子藏在身邊。同大尹徑奔一處來，正是

踏破鐵靴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當下太尉大尹徑往蔡太師府中，門首伺候。報覆多時，太師叫喚入來。書院中相見，起居茶湯已畢。太師曰：「這公事有些下落麼？」太尉道：「這賊已有主名了，却只是干碍太師面皮，不敢擅去捉他。」太師道：「此事非同小可，我却如何護

知得太尉道太師便不讓筵未免喫個小小驚恐太師道
你且說是誰直恁地疑難太尉道乞屏去從人方敢胡言
太師即時將從人趕開太尉便開了文匣將坐簿呈上與
太師檢看過了便道此事須太師爺自家主裁却不于外
人之事太師連聲道怪哉怪哉太尉道此係緊要公務休
得見陛下官太師道不是恠你却恠這隻靴來歷不明
太尉道簿上明寫着府中張幹辦定做並非慌言太師道
此靴雖是張干定造交納過了與他無涉說起來我府中
冠服衣靴履襪等件各自派一個養娘分掌或是府中自
製造的或是往來餽送一出一入的一一開載明白逐月
繳清報數並不紊亂待我罕查底簿便見明白即便着人
去查那一個管靴的養娘喚他出來當下將養娘喚至手

中執着一本簿子太師問道這是我府中的靴呢如何得
到他入手中即便查來當下養娘逐一查檢看得這靴是
去年三月中自着人製造的到府不多幾時却有一個門
生叫做楊時便是龜山先生與太師極相厚的陞了近京
一個知縣前來拜別因他是道學先生衣服履穿不甚齊
整太師命取圓領一襲銀帶一團京靴一雙川扇四柄送
他作餞程這靴正是太師送與楊知縣的果然前件開寫
明白太師即便與太尉大尹看了二人謝罪道恁地又不
于太師府中之事適間言語冲撞只因公事相逼萬望太
師海涵太師笑道這是你們分內的事職守當然也恠你
不得只是楊龜山如何肯恁地做作其中還有緣故如今
他作所去此不遠我潛地喚他來問個分曉你二人且去



休說與人知道。二人領命作別。回府不題。太師卽差幹辦火遵去取楊知縣來。往返兩日。便到京中。到太師跟前。茶湯已畢。太師道。知縣爲民父母。却恁地這般做作。這是迷天之罪。將上項事一一說過。楊知縣欠身稟道。師相在上。某去年承師相厚恩。未及出京。在邸中忽患眼痛。左右傳說此間有個清源廟。道二郎神極是盼蠻有靈。便許下愿心。待眼痛痊安。卽往拈香答禮。後來好了。到廟中燒香。那見二郎神冠服件件整齊。只脚下烏靴綻了。不甚相稱。下官卽將這靴捨與二郎神供養去訖。只此是真實語。知縣生平不欺暗室。既讀孔孟之書。怎敢行盜跖之事。望太師詳察。太師從來曉得楊龜山是個大儒。怎肯胡作。聽了這篇言語。便道。我也曉得你的名聲。只是要你來時問個限。由他們纔肯心服。管待酒食作別了。知縣自去。分付休對外人泄漏。知縣作別自去。正是

目前不做虧心事

半夜敲門不喫驚

太師便請過楊太尉。滕大尹過來。說開就裏。便道。恁地又不干楊知縣事。還着開封府用心搜捉。便了。當下大尹做聲不得。仍舊領了靴兒。作別回府。喚過王觀察來。分付道。始初有些影響。如今都成畫餅。你還領這靴去。寬限五日。務要捉得賊人。回話。當下王觀察領這差使。好生愁悶。便到使臣房裡。對冉貴道。你看我晦氣。干好萬好。全仗你嚴究出任。卽來。既是太師府中事體。我只道官官相護。就了其事。却如何從新又要這個人來。却不道是生菜舖中沒貨他處。我想起來。既是楊知縣捨與二郎神。只怕真個

是神道一時風流興發也不見得怎生地討個證據回復
大尹冉貴道觀察不說我也曉得不干任一郎事也不干
蔡太師楊知縣事若說二郎神所爲難道神道做這等虧
心行當不成一定是廟中左近妖人所爲還到廟前廟後
打探些風聲出來捉得着觀察休歡喜捉不着觀察也休
煩惱觀察道說得是即便將靴兒與冉貴收了冉貴却裝
了一條雜貨擔兒手執着一個玲瓏瑤瑯的東西叫做個
鶯閣一路搖着徑奔二郎神廟中來歇了擔兒拈了香低
低祝告道神明鑒察早早保佑冉貴捉了楊府做不是的
○公○平○時○道○觀○者○附○下
也替神道洗清了是非拜罷連討了三個筭都是上生大
吉冉貴謝了出門挑上擔兒廟前廟後轉了一遭兩隻眼
東觀西望再也不閉看着走至一處獨扇門兒門傍却是

半窓門上掛一頂半新半舊斑竹簾兒半開半掩只听得
叫聲賣貨過來冉貴听得叫回頭看時却是一個後生婦
人便道告小娘子叫小人有甚事婦人道你是收買襪兒
的却有一件東西在此胡亂賣幾文與小厮買嘴喫你用
得也用不得冉貴道告小娘子小人這個擔兒有名的叫
做百納襪無有不收的你且把出來看婦人便叫小厮拖
出來與公公看當下小厮拖出什麼東西來正是

鹿迷秦相應難辨 蝶夢莊周末可知
當下拖出來的却正是一隻四縫皮靴與那前日播道士
訂下來的一般無二冉貴暗暗喜不自勝便告小娘子此
是不成對的東西不值甚錢小娘子實要許多只是不要
把話來說遠了婦人道胡亂賣幾文錢小厮們買嘴喫只

憑你說罷了，只是要公道些。再貴便去便袋裡摸一貫半錢來，便交與婦人道：「只恁地肯賣，便收去了。」不肯時，勉強不得，正是一物不成，兩物見在。婦人說甚麼大事，再添些罷。再貴道：「添不得。」挑了擔兒就走。小廝就哭起來。婦人只得又叫回再貴來，便道：「多少添些，不打甚緊。」再貴又去摸出二十文錢來，道：「罷罷，貴了貴了。」取了靴兒，往擔內一丟，挑了便走。心中暗喜：「這事已有五分。」且莫要聲張，還要細訪這婦人來歷，方纔有下手處。是晚將擔子寄與天津橋一個相識人家，轉到使臣房裡。王觀察來問時，只說還沒有消息。到次日，喫了早飯，再到天津橋相識人家，取了擔子，依先挑到那婦人門首，只見他門兒鎖着。那婦人不在家，裡了再貴，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敲了擔子，捱門兒看

去，只見一個老漢坐着個矮橈兒，在門首將稻草打繩。再貴陪個小心，問道：「伯伯，借問一聲，那左手住的小娘子，今日在那裡去了？」老漢住了手，擡頭看了再貴，一看便道：「你問他怎麼？」再貴道：「小子是賣襪貨的，昨日將錢換那小娘子舊靴一隻，一時間看不仔細，換得虧本了，特地尋他退還討錢。」老漢道：「勸你喫虧些罷。那雌兒不是好惹的，他是二郎廟裡廟官孫神通的親表子，那孫通一身妖法，好不利害。這舊靴一定是神道替下來，孫神通把與表子換些錢買菓兒喫的。今日那雌兒往外婆家去了，他與廟官結識非止一日，不知甚麼緣故，有兩三個月，忽然生疎。近日又漸漸來往了，你若與他倒錢，定是不肯惹毒了。他對孤老說了，就把妖術禁你，你却奈何他不得。」再貴道：「原來

恁地多謝伯伯指教。再貴別了老漢，復身挑了擔子，嘻嘻的喜容可掬，走回使臣房裡來。王觀察迎着問道：「今番想得了利市了？」再貴道：「果然你且那出前日那隻靴來，我看。」王觀察將靴取出，再貴將自己換來這隻靴，比照一下，毫厘不差。王觀察忙問道：「你這靴那里來的？」再貴不慌不忙，數一數二，細細分割出來，我說不干神道之事。眼見得是孫神通做下的，不是便不須疑。王觀察歡喜的沒入腳處，連忙燒了利市，執盃謝了再貴。如今怎地去捉，只怕漏了風聲，那厮走了，不是要處。再貴道：「有何難哉？」明日備了三牲禮物，只說去賽神還愿，到了廟中，廟主自然出來迎接。那時擲盞爲號，即便捉了，不費一些氣力。王觀察道：「言之有理也，還該稟知太尹，方去捉人。」當下王觀察稟過太尹，太

尹也喜道：「這是你們的勾當，只要小心在意，休教有失。我聞得妖人善能隱形遁法，可帶些法物去，却是猶血狗血、大蒜、臭尿，把他一灌，再也出豁不得。」王觀察領命，便去備了法物，過了一夜，明晨早到廟中，暗地着人帶了四般法物，遠遠伺候。捉了人時，便前來接應，分付已了。王觀察却和再貴換了衣服，衆人簇擁將來，到殿上拈香。廟官孫神通出來接見，宣讀疏文，未至四五句，再貴在傍斟酒，把酒盞望下一擲，衆人一齊動手，捉了廟官，正是

渾似皂雕追紫燕

真如猛虎啖羊羔

再把四般法物，劈頭一淋，廟官知道如此作用，隨你潑天的神通，再也動彈不得。一步一棍，打到開封府中，府尹聽得捉了妖人，即便升廳，大怒喝道：「耐這厮，帝輦之下，

輒敢大膽與妖作性，淫污天眷，奸騙寶物，有何理說。當下孫神通初時抵賴，後來加起刑法來，料道脫身不得，只得從前一一招了。招稱自小在江湖上學得妖法，後在二郎廟出家，用錢黃絲做了廟官。為因當日聽見韓夫人韓夫人禱告要嫁得一個丈夫，一似二郎神模樣，不合輒起心，假扮二郎神模樣，淫污天眷，騙得玉帶一條。只此是實。大尹叫取大枷枷了，推向獄中教禁子好生在意收管。須要請旨定奪。當下登成文案，先去稟明了楊太尉。太尉即同到蔡太師府中商量，奏知道君皇帝，倒了聖旨下來。這厮不合淫污天眷，奸騙寶物，淮律凌遲處死。妻子沒入官，追出原騙玉帶，尚未出笏，仍歸內府。韓夫人不合輒起邪心，永不許人內就着楊太尉做主，另行改嫁。良民為婚，當下

韓氏好一場惶恐却也了却。想思債得遂平生之願，後來嫁得一個在京開官店的遠方客人，說過不帶回去的。那客人兩頭往來，盡老百年而終。這是後話。開封府就取出廟官孫神通來，當堂讀了明斷，貼起一片蘆席，明寫犯由，判了一個剛字，推出市心，加刑示眾。正是

從前作過事 沒興一齊來

當日看的真是挨肩背，監斬官讀了犯由，劊子叫起惡殺都來一齊動手。剛上孫神通好一場熱門，原係京師老郎傳流至今編入野史，正是

但存夫子三分禮 不犯蕭何六尺條
自古奸淫應橫死 神通縱有不相撓

自古微風動綠波
新燕至今歸大雁
幾時來一香煙
當日齊山真景對
對面中遊事
與興十齊來
賦了一個偶
前宵絲柳
客人兩面
刺哥一
轉九夜一

第十四卷

開樊樓多情周勝仙

太平時節日偏長

聞說鸞輿且臨幸

處處笙歌入醉鄉

大家拭目待君王

這四句詩乃詠御駕臨幸之事從來天子建都之處人傑地靈自然名山勝水湊着賞心樂事如唐朝便有箇曲江池宋朝便有箇金明池都有四時美景傾城士女王孫佳人才子往來遊觀天子也不時駕臨與民同樂如今且說那大宋徽宗朝年東京金明池邊有座酒樓喚做樊樓這酒樓有個開酒肆的范大郎兄弟范二郎未曾有妻室時值春末夏初金明池游入賞翫作樂那范二郎因去遊賞見佳人才子如蟻行到了茶坊裏來看見一個女孩兒方